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1 HARVARD UNIVERSITY  
NOV 30 1940



第五十七卷

人品部 十二

曠逸

老萊子

變易姓名

開口而笑

過其祖

主能制臣

讀易損益

鼻頭火出

姜肱

何遜

一日千載

興不淺

墮淚碑

青白眼

九華半臂

登僊

冰山

端坐

不為人識

東城

明年六十

人人收得



但少閒人

妄言之

油衣

不設雌黃

得少佳趣

山中何景

兒女語

三願

三百年無

獨斬於閒

婦類

賢正

二女

可不可

斯婦

未亡人

新造江南

未遭良配

始遇此士

鄭氏

劉夫人

荇荇子

乞全北城

全忠夫人

吾奴如此

平生奇異

昨夜小不安

孀

姐已

袁紹妻

恐傷盛德

郗氏

若妬即飲

三可畏

六虎

早充君厨

大吉利

女類

俠

漆室憂

持楫

巴寡婦

緹縈

禮宗

梅根女

文姬

趙娥

三女



白練纏身

王立

李十一娘

宮中傳書

裴淑英

示以袍

朝雲

王觀

樓上新沐

義門

世忠

樊重

争死

無間言

七世

九世

十三世

十九世

陸象山

浦江鄭

御書三大字

卷五十七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五十七

哈爾濱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人品部

十二

曠逸

老萊子者楚人也當世亂逃耕蒙山之陽墻以莞葭室

以蓬蒿牀以枝木席以著艾水飲菽食墾山播種蕭然

世表也楚王駕先其門當萊子織畚而言曰守國之政

孤願煩先生萊子許之其妻曰妾聞酒肉我者可鞭箠

我官祿我者可鈇鉞我妾詎能爲人所制哉遂投其畚



而去萊子亦隨至於江南而止。貧士錄

楚狂士陸通高臥松間以受霞氣幘掛松頂有鶴銜去

水濱通洗之因與鶴同去。詩箋春秋時楚三使使聘於

江南通大笑不應妻曰妾與先生躬畊而食親績而衣

據義而動樂亦足矣今受人重祿乘人良駟食人膿肥

將何以待之通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

之違義也不如去之與通變易姓名入蜀隱居峩眉山

中。姓譜

盜跖謂孔子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

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

而已矣。莊子

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資家累萬金奉養之餘

先散之宗族次散之邑里及一國一年之中盡焉及其

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受其

賜者相與賦而藏之禽屈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

其祖矣段干木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過其祖矣。干秋考

張孟談既固趙宗廟封疆發五霸乃稱簡之塗以告襄

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曰五霸之所以致天下

者約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為列侯者不令

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為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



權重而衆服臣願捐功名去權勢以離衆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耕三年韓魏齊楚負親以謀趙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者智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而今諸侯謀我爲之奈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孟談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

季周傳

漢建武向子平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不知死何如生耳爲子嫁娶畢敕家事斷之云當如我已死與同好禽子夏俱遊五嶽名山

不知所終

語林

曹景宗既貴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劈礮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麋數肋射之飲其血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火出此樂使人忘死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念此邑邑使人氣盡

五代史

漢桓帝姜肱字伯維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友愛天至共臥起通經術兼明星緯從學三千人公車屢辟不就後與徐穉同徵亦不應桓帝下詔彭城使畫工



圖其形肱臥於幽閣以被韜面竟不可見時年四十有

六漢記

何遜爲梁法曹水部員外郎揚州解宇有梅盛開遜常吟咏其下後居洛思梅不得請再任揚州從之既至適花盛發大開東閣延士嘯傲終日梁志

謝安石與支遁書人生如寄爾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慊慊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晉書

晉庾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秋夜共登南樓亮忽至諸人起避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

羊祜爲荊州都督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性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談詠終日不倦嘗慨然太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卒後襄陽百姓於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廟祀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文蜀人李安所撰安亦名興初爲荊州諸葛孔明宅碣其文善及羊公卒碑文工時人始服其才也十道志



世論多以阮藉不羈之士守禮法者羞言之蓋以迹而不以心也余見其沉酣不理若與世違然觀漢楚戰場則曰時無英雄使稚子成名豈忘慮於世變哉口不減否然待人以青白眼豈無意於人物哉居喪飲酒食肉然慟哭則嘔血數斗豈不情於哀戚哉當其王室不競強臣擅威戮大臣如刺犬豕故張華衛瓘以清直死嵇康以高簡死王衍以清譚死陸機陸雲以俊才死至文帝將求婚鍾會欲詢以時事而致之罪而嵇終皆以沉湎避其察微見遠寄託保身非高出數子之上其能脫屣於禍穽哉

文衍爲散騎常侍畫九華山圖於白綾半臂號九華半臂自云令吾此身常在雲泉之內

初潭集

臨淮王彧博通典籍辨慧清恬性愛林泉又重賓客至於春風扇揚花樹如錦晨食南館夜遊後園俊民滿席羽觴流行詩賦並陳清言乍起莫不飲其玄奧忘其褊恡是以入其室者謂爲登仙

魏書

進士張彖力學有大名楊國忠用事爭詣門彖獨不往曰爾輩謂楊公之勢可倚如太山耶以吾所見乃水山也皎日一照則當悞人後登第爲華陰尉歎曰丈夫有凌雲蓋世之志拘於下位若立身於矮屋中使人擡頭



不得遂拂衣長往

天寶遺事

陽翟杜生居離城一舍惟屋兩間前地丈餘孫尉訪之問其何以三十年不出生指門前桑樹曰十五年曾此納涼無用於時偶不出耳問所以治生曰與人擇日及賣藥後子能耕一切不爲問常日何爲曰端坐耳盛寒布袍草履室中蕭然

夢溪筆談

東坡與李端叔云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時人所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瘿

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

坡外紀

東坡書東臯子傳後云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引則予胸中爲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過於客閒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酒亦無在予上者嘗以爲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然人有是二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常蓄善藥有求者卽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置酒勞已以爲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謂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爲之酣



適蓋雖爲人而實自爲矣。○我擊藤床君唱歌，明年六十奈君何？醉顛只要裝風景，莫向人前自洗磨。每醉歌畢輒曰：「明年六十矣。」○東坡曰：「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若能處置此生，常似今日，得年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人世間何藥能有此效？既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但苦無好湯使多嚥不下。」胡荅溪云：「余連蹇遷調四十，在官之日少，投閒之日多，因能知靜坐之味。第尚平婚嫁之志未畢，退之啼號之患方劇，正所謂無好湯使多嚥不下也。」長公外紀

蘇長公云：元豐六年十月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

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寤，相與步於中庭。庭中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橫交，蓋竹栢影也。嘆曰：「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栢？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何氏語林

子瞻在黃州及嶺外，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自出訪客。詼諧放蕩，畧無畦畛，有不能談者，強之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

孔極侍郎朝回，遇雨避於一叟之廡下。叟延入，因備酒饌。孔公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也。」孔心不覺頓忘宦情。新語補康節先生四



不出謂宴會不出慶弔不出大寒大暑不出大風大雨  
不出

口中不設雌黃眉端不挂煩惱可稱煙火神仙隨宜而  
栽花竹適性以養禽魚此是山林經濟風晨月夕客去  
後蒲團可以雙趺煙島雲林興來時竹杖何妨獨往

花入盆則阨其根鳥入窠則局其趣惟山間自然花鳥

適可會心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時

於此間得少佳趣坡外紀或問山中何景最奇曰雨後露

前花朝雪夜何事最奇曰釣同鶴守果遣猿收雜志

吳萊字立夫好游嘗東出齊魯北抵燕趙每遇中原奇

絕處及昔人歌舞戰鬪之地輒慷慨高歌呼酒自慰頗

謂有司馬子長遺風及還江南復游海洲歷蛟門峽過

小白華山登盤陀石見曉日初出海波盡紅瞪然長視

思欲起安期羨門而與之游由是襟懷益疎朗文章益

雄宕有奇氣嘗謂人曰胸中無三萬書眼中無天下奇

山川未必能文縱能亦兒女語耳浦陽人物記

趙季仁嘗曰某生平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

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客曰盡則安能

但身到處莫放過耳大抵登山臨水足以觸發道機開

豁心志爲益不少季仁曰觀山水亦如讀書隨其見趣



之高下 鶴林玉露

往者壬戌七月之望予偕葉夷仲張廷璧林公輔陳元采夜登巾山絕頂飲酒望月縱談千古竟夕不眠予謂葉君曰昔蘇子瞻夜登黃樓觀王定國諸公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以爲太白死三百年無此樂矣斯樂又子瞻死三百年後所無也諸君皆大笑

方正學集

造化之於人不靳於功名富貴而獨靳於閒天地之間機發輪轉無一息之停天地且不得其閒而况於人乎高爵厚祿清資顯轍不知其幾而樂恬退者甚鮮日惟置產營第不獲一見而身先亡者有矣幸而飲食正好

偷閒顧乃囊篋鎖鑰惴惴於手收支簿書介介於懷豈惟日忙夢亦擾擾所謂好山水好風景何嘗識其旨趣徒爲勞生雖死不悔是誠守錢虜爲兒孫作馬牛也何足道哉噫尤有甚者殆爲兒孫作蛇蝎矣故曰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不是等閒人

見聞搜王

婦類

賢正

瞽叟使舜滌廩舜告堯二女二女曰時其焚汝鵲汝衣裳鳥工往舜旣登廩得免去後瞽叟又使舜穿井又告二女二女曰去汝衣裳龍工往入井瞽叟與象下土實



井舜從他井出去時既不能殺舜瞽叟又速舜飲酒醉將殺之舜告二女二女乃與舜藥浴注遂往舜終日飲

酒不醉

路史

魯人有獨處室者隣之嫠婦亦獨處夜暴風雨嫠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曰男女不六十不共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納婦曰何不學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魯人曰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下惠之可

家語

黔婁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見其屍在牖下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歛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

被則歛矣黔婁妻曰斜而有餘不若正而不足也生時不斜死而斜之非其意也曾子曰先生之終何以爲謚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何樂於此而謚爲康乎妻曰昔君嘗欲授之政先生辭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先生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欣欣於富貴其謚曰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

魯史

先主永興公主爲吳太子楊璉妃先主受吳禪改封永興公主人每稱爲公主則流涕憤惋先主愧之乃以璉爲中書令池州節度使讓皇卒葬寒食節璉謁陵歸於



舟中飲醉一夕暴死年十九歲或云左右承風旨爲之  
永興自是還居金陵延和宮終身縞素不茹暈血自稱  
未亡人焚香對佛自誓曰願兒生生世世莫作有情之  
物年二十四無疾坐亡有光如剪長丈餘自口而出凡  
五夕始滅至殮溫軟如生先主感悼哽痛詔李建勳勒  
碑宮中紀其異云

學圃薈蘇

吳功曹魏騰忤孫策將殺之策母吳夫人倚大井謂曰  
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  
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  
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釋之

吳志

袁隗妻馬倫是季長女少有才辨融家勢豐豪裝遣甚  
盛隗問曰婦奉箕箒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  
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願從少君  
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爲笑今處姊未適  
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貌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  
然而已又曰南郡學窮道奧文爲辭而所在之職輒以  
貨財爲損何耶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  
賢猶有伯寮之愬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

太平御覽

王江州爲孫恩所害謝夫人婺居會稽太守劉柳聞其



名請與談義。夫人素聞劉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褥，坐在帳中。劉束脩整帶，造於別榻。夫人風韻高邁，敘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劉退而歎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夫人亦云：親從凋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人心胸。世說新語唐滕王極淫，諸官妻美無不徧詐。言妃喚，卽行無禮。時典籤崔簡妻鄭氏初到，王遣喚，欲不去，懼王之威，去則被辱。鄭曰：昔愍懷之妃不受賊胡之逼，當今清泰敢行此事邪？遂入王中門外小閣。王在其中，鄭入欲逼之，鄭大叫左右曰：王也。鄭曰：大王豈作如是必家奴耳。取一

隻履擊王頭，頭破，抓面流血。妃聞而出，鄭氏乃得還。王大慙，旬日不視事。簡每日參候，不敢離門。後王銜坐簡向前謝過，王慙却入月餘日，乃出。諸官之妻曾被王喚入者，莫不羞之。其壻問之，無辭以退。朝野僉載

德宗時有學士潘炎，蒙異眷。其劉夫人卽晏相女。京尹有故，候見不得，乃遺闈者，縑三百。夫人嘆曰：豈有人臣京尹願一見而遺奴三百縑耶？危可知已。卽勸潘公避位。其子孟陽爲戶部侍郎，夫人告之曰：以爾人才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及也。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客至，旣罷，會夫人曰：皆爾之儔，不足憂矣。末座綠衫少年



何人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

唐記

唐昭宗為梁主劫遷之後峻奉諸州各蓄甲兵甚眾恣其劫掠以自給成州有僻遠村墅巨有積貨主將遣二十餘騎夜掠之既倉卒至罔敢支吾其丈夫並囚繫之罄搜其貨囊而貯之然後烹豕犬遣其婦女羞饌恣其飲噉其家嘗收荈茗子其婦女多取之熬搗亦如辣末置於食味中然後飲以濁醪於時藥作竟於腰下拔劍握地曰馬入地下去也或欲入火投淵顛而後仆於是婦女解去良人執縛徐取騎士劍一一斷其頸而瘞之

其馬使人逐官路箠而遣之罔有知者後地土改易方

洩其事

玉堂閒話

章太傅妻練氏章德象之高祖母也太傅建州人出兵有二人得罪欲斬之練氏不敢諫密使二人亡去後二人俱奔南唐為將還攻建州時太傅死矣二將遣人厚以金帛謝練氏而授以白旗曰吾將屠城請夫人植白旗於門首吾已戒士卒勿犯也練氏不受金帛并返其旗報之曰二君幸思舊德乞全此城必欲屠城者吾家與眾俱死耳不願獨生也二將乃止太傅十三子其八子貴顯皆以為夫人仁德之所延者遠矣

因果錄



朱全忠遣其子友裕圍彭城時溥數出兵友裕閉壁不戰都虞侯朱友恭譖友裕於全忠全忠怒使龐師古代之友裕大懼以二千騎逃入碭山全忠夫人張氏聞之使友裕單騎詣汴州見全忠全忠將殺之夫人趨就抱之泣曰汝捨兵衆束身歸罪無異志明矣全忠悟而捨之夫人多智畧全忠敬憚之雖軍府事時與之謀議或將兵出至中途夫人以爲不可遣一介召之全忠立反

綱目

梁祖魏國夫人張氏碭山富室女父蕤魯爲宋州刺史溫時聞張有姿色私心傾慕有麗華之歎及溫有同州

得張於兵間因以婦禮納之溫以其宿款深加敬異張賢明有禮溫雖虎狼其心亦所景伏初收兗鄆得朱瑾妻溫告之云彼旣無依寓於輜車張氏遣人召之瑾妻再拜張氏答拜泣下謂之曰兗鄆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尋戈致吾姒如此設不幸汴州失守妾亦似吾姒之今日也又泣下乃度爲尼張恒給其費張旣卒繼寵者非一人及僭號後大縱朋淫骨肉聚麀帷簿荒穢以致友珪之禍起於婦人始能以柔婉之德制虎豺之心如張氏者不亦賢乎

北夢瑣言

宋太祖之自陳橋還也太夫人杜氏方設齋於定力院



聞變王夫人懼杜太夫人曰吾兒平生奇異人皆言當極貴何憂也言笑自若是日太祖卽位契丹北漢兵皆退

江行雜錄

崔刑部樞夫人太尉西平王女也西平生日中堂大宴方食有小婢附崔氏女耳語久之崔女頷之而去有頃復至王問曰何事女對曰大家昨夜小不安適使人往候王擲箸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爲人婦豈有阿家體候不安不檢校湯藥而與父作生日吾有此女何用作生日爲遽遣走檐子歸身亦續至崔氏問疾且拜謝教訓子女不至媼族聞之無不媿赧故李夫人婦

德克備治家整肅貴賤皆不許時行粧梳動臣之家特數西平禮法

太平御覽

妒

紂好色九侯聞之乃獻厥女紂則大喜以爲天下之麗莫若此也以問妲己妲己懼進御而奪己愛也乃僞俯而泣曰君王年卽耆耶明卽衰耶何惡貌之若此而復謂之好也紂於是渝而以爲惡妲己恐天下之愈進美女者因白九侯之不道也乃欲以此惑君王也王而弗誅何以革後紂則大怒遂脯厥女而烹九侯自此之後天下之有美女者乃皆重室晝閉惟恐紂之聞也

九侯進  
不正意  
乃由來



袁紹妻劉氏愛子尚稱其才紹亦奇其貌欲以爲後未  
顯而紹妻性酷妒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劉盡殺之  
以爲死者有知當復見紹於地下乃髡頭墨面以毀其  
形尚又爲盡殺死者之家

晉謝太傅劉夫人性忌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  
後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甥輩微達此旨共問訊劉夫  
人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忘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  
問誰撰此詩云是周公夫人云周公是男子相爲耳若  
使周姥撰詩當無此言一日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  
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

合時玉言類

郗氏梁武帝后也崩數月帝居寢殿聞外騷窅聲視之  
乃見一蟒盤躡上殿睽睛呀口向帝帝驚駭蹶起曰宮  
殿嚴警非爾數所生之處豈妖孽欲崇朕耶蛇人語曰  
蟒昔郗氏也妾以生存嫉妒損物害人死以是罪謫爲  
蟒耳蟒非常蛇亦能變化不以皇居梁重爲阻感帝昔  
恩故託醜形骸陳露於帝祈一切功德以見拯救也帝  
悲切感激旣而求蟒遂不復見明日以告誌公公對曰  
非禮佛懺滌悃欸不可帝乃撰悔文十卷爲其懺禮又  
一日聞宮內異香馥郁良久轉美不知所來帝因仰視  
乃見一天人容儀端麗謂帝曰此則蟒後身也蒙帝功



德已得生初利天今呈本身以爲明驗也慇懃致謝言  
訖而去

梁武紀

唐初兵部尚書任瓌敕賜宮女皆國色妻如爛二女頭  
髮禿盡太宗聞之令上宮齋金胡餅酒賜之云飲之立  
死環三品合置姬媵爾不妒不須飲之若如卽飲柳氏  
拜敕訖曰妾與瓌結髮夫妻俱出微賤更相輔翼遂致  
榮官瓌今多內嬖誠不如死遂飲盡然非醜也旣睡醒  
帝謂瓌曰其性如此朕亦當畏之因詔二女令別宅安  
置

國史纂異

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妬談畏如嚴君

嘗謂之妻有可畏者三少妙之時視之如生菩薩安有  
人不畏生菩薩耶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  
人不畏九子魔母耶及五十六薄施粧粉或青或黑  
視之如鳩盤茶安有人不畏鳩盤茶耶時韋庶人頗襲  
武氏風軌中宗漸畏之內宴唱迴波詞有優人詞曰迴  
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祇有裴談內裏無過  
李老韋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賜之

本事

延平吳氏姊妹六人皆妒悍時號六虎其中五虎尤甚  
平生手殺婢十餘人凡三適人皆不終夜分嘗聞堂廡  
間喧呼聲同室皆懼五虎怒曰狂鬼敢爾耶闢戶移榻



中庭持刀獨寢日寂然人謂五虎之威鬼猶畏也

遜齋問

覽

潘謨修言江南之平建州也大將余洪敬妻鄭氏有色為亂兵所獲獻於裨將王建峯王逼以非禮鄭志不可奪脅以白刃亦不屈又命引所掠歸婦女殺一人以食謂鄭曰汝懼乎鄭曰此身願早充君庖誓不可以非禮污王竟不忍殺以獻大將查文徽查將以薦枕鄭大詈曰王師吊伐義夫節婦宜旌賞王司徒出於卒伍固無足怪君侯知書為國上將當有以表率羣下風化遠方乃欲加非禮於一婦人以逞欲乎願速見殺查大慚求

其夫而付之

樂善錄

明解學士先生嘗吊友人喪妻入門曰恭喜繼曰四德俱無七出咸備嗚呼哀哉大吉大和聞者絕倒蓋其妻悍也嘗觀崔冢宰之妻李尤悍崔栗栗畏順至怒輒跪起拜謝以冀免崔後至冢宰李病將死尤聽候省視不敢違及卒後妾得專房遂生二子不至絕祀豈非大吉大利耶

女類

俠

魯穆公時君老太子幼漆室女倚柱而嘯鄰婦笑之漆



室女曰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

列女傳

趙簡子南擊楚渡漢津吏醉臥欲殺之其女持楫而言曰妾父聞君南渡故禱九江三淮之神不勝杯酌至此妾願當之易父之命簡子將渡而少一人乃備員中流發激棹之歌簡子大悅以爲夫人

列女傳

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貲清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

楮記室

漢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淳于公無

男有女五人當行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所益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隨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妾願投入爲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悲憐其意下令

除肉刑

太平御覽

禮宗者漢安定皇甫規妻也不知何氏女規初喪室家後更娶之及規卒時年猶盛而容色美董卓爲相國聘以輜輶百乘馬二十疋奴婢錢帛充路氏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傳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



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  
氏知不免乃立罵卓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軛鞭朴  
交下氏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爲惠遂死車下後  
人圖畫號曰禮宗

後漢紀

宣城郡青陽縣有梅根治孝女李娥廟居曾阜之顛林  
木秀茂周旋十里人不敢樵採敬而事之日薦蘋藻娥  
父吳人大帝時爲鐵官冶以鑄軍器一夕鍊金竭鑪而  
金不出時吳方草創法令至嚴諸耗折官物十萬卽坐  
斬仍又没入其家而娥父所損折數過千萬娥年十五  
痛傷之因火烈遂自投於鑪中赫然屬天於是金液沸

湧溢於鑪口娥所躡二履浮出於鑪身則化矣其金汁  
塞鑪而下遂成溝渠泉注二十里入於江水其所收金  
凡億萬斤溝渠中鐵至今仍存故吳俗每冶銅鐵必先  
爲娥立祠享而祈福

宣州志

曹孟德問蔡文姬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  
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  
所誦憶裁四百餘篇曹公言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  
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惟命於  
是繕寫送上文無遺誤○按蔡琰聰慧秀異年六歲時  
父夜鼓琴絃絕琰曰第二絃父故斷一絃問之琰曰第



四絃

世說新語

趙娥父爲李壽所殺娥乃帷車袖劍白日刺壽於都亭  
詣縣曰父仇已殺請受戮縣令縱之娥不肯強載還家  
會赦得免

初潭集

蜀郡太守姓王字子雅南陽西鄂人有三女無男而家  
累千金父沒當葬女自相謂曰先君生我姊妹無弟兄  
弟今當安神玄宅翳靈后土冥冥絕後何以彰吾君之  
德各出錢五百萬一女築墓二女建樓以表孝思銘云  
墓樓東平林不近墳墓而不能測其處所矣

水經註

博陵崔慎思唐貞元中應進士舉京中無第宅常賃人  
隙院居止而主人別在一院都無丈夫有少婦年三十  
餘窺之亦有容色唯有二女奴焉慎思遂遣通意求納  
爲妻婦人曰我非仕族與君不敵不可爲他時恨也求  
以爲妾許之而不肯言其姓慎思遂納之二年餘崔所  
取給婦人無倦色後產一子數月矣時夜崔寢及閉戶  
垂帷而已半夜忽失其婦崔驚之意其有姦頗發忿怒  
遂起堂前徬徨而行時月色朦朧忽見其婦自屋而下  
以白練纏身其右手持匕首左手携一人頭言其父昔  
枉爲郡守所殺入城求報已數年矣未得今旣尅矣不  
可久畱請從此辭遂更結束其身以灰囊盛人首携之



謂崔曰某幸得爲君妾二年而已有一子宅及二婢皆自致並以奉贈養育孩兒言訖而別遂踰牆越舍而去慎思驚嘆未已少頃却至曰適去忘哺孩子少乳遂入室良久而出曰飼兒已畢便永去矣慎思久之怪不聞嬰兒啼視之已爲其所殺矣殺其子者以絕其念也古之俠莫能過焉

原化記

唐餘干縣尉王立調選傭居大寧里文書有誤爲主司駁放資財蕩盡僕馬喪失窮悴頗甚每丐食於佛祠徒行晚歸偶與美婦人同路或前或後依隨因誠意與言氣甚相合立因邀至其居情款甚洽翌日謂立曰公之

生涯何其困哉妾居崇仁里資用稍備倘能從居乎立旣悅其人又幸其給卽曰僕之阨塞沾於溝瀆如此勤勤所不敢望焉子又何以營生對曰妾素賈人之妻也夫亡十年旗亭之內尚有舊業朝肆暮家日贏錢三百則可支矣公授官之期尚未出遊之資且無脫不見鄙但同處以須冬集可矣立遂就焉閱其家豐儉得所至於肩鑠之具悉以付立每出則必先營辦立之一日餽焉及歸則又携米肉錢帛以付立日未嘗闕立憫其勤勞因令傭買僕隸婦托以他事拒之立不之強也周歲產一子唯日中再歸爲乳耳凡與立居二載忽一日夜



歸意態皇皇謂立曰妾有冤仇痛纏肌骨爲日深矣伺  
便復仇今乃得志須臾離京公其努力此居處五百緡  
自置契書在屏風中室內資儲一以相奉嬰兒不能將  
去亦公之子也公其念之言訖收淚而別立不可畱止  
則視其所携皮囊乃人首耳立甚驚愕其婦笑曰無多  
疑慮事不相縈遂挈囊踰垣而去身如飛鳥至開門出  
送則已不及矣方徘徊於庭遽聞却至立迎門接候則  
曰更乳嬰兒以豁離恨就撫子俄而復去揮手而已立  
回明燈寒帳小兒身首已離矣立惶駭達旦不寐則以  
財帛買僕乘遊抵近邑以伺其事久之竟無所聞其年

立得官卽貨鬻所居歸任爾後終莫知其音問也

廣豔異編

李十一娘者永福李師翁女師翁能爲越方以其術療  
病病無不立愈然時時與人戲若有物人亦以此憚之  
諸公候之者門外轂相擊也金錢衣食雖不佃作而足  
於饋遺時永福令王教者循州人也暴酷好殺以師翁  
惑衆逮繫論死於是十一娘自械詣寺門請得以身代  
亦不許竟榜笞殺之十一娘乃密懷利刃欲以刺教而  
教出入衛侍甚衆百計不能得因自破面使形狀不可  
知潛至循州聞教母好方求長生不死之藥十一娘雅  
傳父方卽爲女道士居教旁近觀行禁架之術隱淪出



入變幻不測令教母聞之教母聞果召女道士十一娘  
因大言數百歲其方日精月華爲藥服之能拔宅飛昇  
教母大喜奉千金爲壽跪而請之十一娘佯爲辭謝固  
請乃許而卻其金曰吾藥能使海水化爲黃金且亦安  
事金爲遂令教母及子孫親戚齋戒五日後五日夜半  
皆會十一娘陰爲鳩酒手自斟酌一時皆死絕無人焉  
十一娘乃盡斷其頭題壁而去三日外門不開隣舍撞  
入見之馳報教教伏地號哭亦自殺也古今逸史  
僖宗幸蜀年有進士李茵襄州人奔竄南山民家見一  
宮娥自云宮中侍書家雲芳子有才與李同行詣蜀具

述宮中之事兼曾有詩書紅葉上流出御溝中卽此姬  
也行及綿州逢內官田大夫識之乃曰書家何得在此  
逼令上馬與之前去李甚快悵無可奈何宮娥與李情  
愛至深至前驛自縊而死其魂追及李生具道憶戀之  
意迨數年李茵病瘡有道言其面有邪氣雲芳子自陳  
人鬼殊途告辭而去北夢瑣言

李德武妻裴氏字淑英安邑公矩之女以孝聞鄉黨德  
武在隋坐事徙嶺南時嫁方踰歲矩表離婚德武謂裴  
曰我無還理君必儷他族於此長別矣答曰願死無他  
卽欲割耳自誓保母持不許自是不御薰澤讀烈女傳



見述不更嫁者謂人曰不踐二庭婦人之常何異而載之書後十年德武未還矩決嫁之斷髮不食矩知不能奪聽之德武更娶爾朱氏遇赦還中道聞其完節乃遣後妻迎裴復爲夫婦如初

太平御覽

董國度字元卿饒州人宣和六年進士第調萊州膠水簿會北兵動畱家於鄉獨處官所中原陷不得歸棄官走村落頗與逆旅主人相得念其羈窮爲買一妾不知何許人也性慧解有姿色見董貧則以治生爲已任罄家所有買磨驢七八頭麥數十斛每得麵自騎入市鬻之至晚負錢以歸如是三年獲利益多有田宅矣董與

母妻隔別滋久消息不通居常戚戚意緒無聊妾叩其故董嬖愛已深不復隱爲言我故南官也一家皆在鄉里身獨漂泊茫無歸期每一想念心亂欲死妾曰如是何不早告我我兄善爲人謀事旦夕且至請爲君籌之數日果有客長身虬髯騎大馬驅車十餘乘過門妾曰吾兄至矣出迎拜使董相見敘姻戚之禮畱飲至夜妾始言前事以屬客是時虜令凡宋官亡命許自陳匿不言而被首者死董業已漏洩又疑兩人欲圖已大悔懼乃給曰無之客忿然怒且笑曰以女弟托質數年相與如骨肉故冒禁欲致君南歸而見疑如此倘中道有變



且累我當取君告身與我以為信不然天明執告官矣  
董亦懼自分必死探囊中文書悉與之終夕涕泣一聽  
於客客去明日控一馬來曰行矣董請妾與俱妾曰適  
有故須少留明年當相尋吾手製一衲袍贈君謹服之  
唯吾兄馬首所向若返國兄或舉數十萬錢相贈當勿  
取如不可却則舉袍示之彼嘗受我恩今送君歸未足  
以報德當復護我去萬一受其獻則彼責已塞無復顧  
我矣善守此袍亡失也董愕然怪其語不倫且慮隣里  
知覺輒揮涕上馬疾馳到海上有大舟臨解維客麾使  
登楫而別舟遽南行畧無資糧道路之費茫不知所為

舟中奉侍甚謹且食不相問訊纔達南岸客已先在水  
濱邀諸旗亭相勞苦出黃金二十兩曰以是為太夫人  
壽董憶妾語力辭之客不可曰赤手還國欲與妻子餓  
死耶強留金而出董追挽之示以袍客曰吾智果出彼  
下吾事殊未了明年挈君麗人來徑去不返顧董至家  
母妻二子俱無恙取袍示家人縫綻處黃色隱然拆視  
之滿中皆箔金也踰年客果以妾至偕老焉廣豔異編  
子瞻在惠州與朝雲閒坐時青女初至落木蕭蕭悽然  
有悲秋之意命朝雲把大白唱花褪殘紅朝雲歌喉將  
轉淚滿衣襟子瞻詰其故荅曰奴所不能歌是枝子柳



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也子瞻翻然大笑曰是吾  
正悲秋而汝又傷春矣遂罷朝雲不久抱疾而亾子瞻  
終身不復聽此詞

林下詞談

王觀安慶人狀元及第至學士承旨靖難兵至觀走死  
一妻二女俱被執有旨配象奴妻詭言避難時將有金  
銀若干寄城外某至親家須吾母女去取方與不爾必  
爲其所匿象奴利其物因與俱往至城門市人填隘妻  
云吾母女當以衣裾幅相結恐稠人中相失不便奴許  
之因固結之其二女亦不解母意比至江則遂繫二女

同溺水死

國憲家猷

京師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妻也其夫有仇人欲報其  
夫而無道徑聞其妻之仁孝有義乃劫其妻之父使要  
其女爲中訶父呼其女告之女計念不聽之則殺父不  
孝聽之則殺夫不義不孝不義皆不可以行於世欲以  
身當之乃佯許諾曰日日在樓上新沐東首臥則是矣  
妾竟戶牖待之乃告其夫使臥他所因自沐居樓上東  
首開戶牖而臥夜半仇家果至斷頭持去明而視之乃  
其妻之頭也仇人哀痛之以爲有義遂不殺其夫

義門

李燮字德公南鄭人太尉固小子梁冀害固並收其二



子固女文姬適同郡趙伯英知父將及難以爨托父門  
生王成曰李氏存亡在此矣成以爨入徐州畧變姓名  
爲酒家傭成賣卜於市陰相往來爨從受學酒家異之  
妻以女爨遂得專精經學十餘年還鄉里追服姊弟相  
見悲感旁人徵拜議郎遷河南尹時人稱其世忠

姓譜

後漢樊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性溫厚有法度三  
世共財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  
弟爭財重耻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

後傳

晉郎方貴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居隋文帝開皇  
中方貴常於淮水津所寄渡舟人怒之搥方貴臂折至

家雙貴問知之恨遂向津歐殺船人津者執送至縣以  
方貴爲首當死雙貴從坐當流兄弟爭爲首坐縣主不  
能斷送詣州兄弟及各引死州不能定二人爭欲赴水  
死州以狀聞上聞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百段

隋紀

楊播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  
來惟有盧淵兄弟及播昆弟椿津當世莫逮焉○博陵  
安平李幾七世同居共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  
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役甲幼競進鄉里嗟嘆

魏書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時東安王高永樂詣宅撫慰



旌表焉。隋開皇大使邵陽公梁子恭亦親撫慰，重表其門。貞觀中，特勅吏加旌表。高宗有事泰山，路過鄆州，臨幸其宅，問其義，由其人請紙筆，但書「百餘忍」字。高宗爲之流涕，賜以縑帛。唐言

河中有姚氏，十三世不析居矣。遭逢累代，旌表號義門。姚家也。忽一日，大小死，欲盡。獨兄弟在方居，憂而弟婦又卒，弟獨與小兒同室處焉。度百許日，其家人忽聞弟室中夜若與婦人語笑者，兄弗信也。因自往聽之，審一日謂其弟曰：「吾家雖驟衰，且世號義門，吾弟縱喪偶，寧不少待，方衰經未除，而召外婦人入舍中，耶懼辱吾門。」

將奈何？弟因泣涕而言：「不然也。夜所與言者，乃一婦爾。兄瞠愕，詢其故，則曰：婦喪踰月，卽夜扣門曰：『我念兒無乳，至此因門納之。』果亡婦，遂徑登榻，接取兒乳之。弟甚懼，自是數夜相與語言，大抵不異平時，懼其怪而不敢駭兄也。兄念家道死喪殆盡，今手足獨有二人，此是欲亡吾弟爾。且弟計不忍絕，然吾必殺之。因夜持大刀伏於門左，其弟弗知也。果有排門而入者，兄盡力以刀刺之。其人大呼而去。旦視之，則流血塗地。弟因尋血踪，至於墓所，則婦屍橫墓外，傷而死矣。其婦家適至，睹此而訟於官，開墓則空棺耳。官莫能治，俄兄弟咸死獄中。姚



氏遂絕

鐵圍山叢談

大中祥符四年十二月己未越州言會稽縣民裘承詢同居十九世家無異爨詔旌表其門閭屈指今二百三十六年其號義門如故也嘗有人至其村故廳事猶在族人雖異居同在一村中世推一人爲長有事取決則坐於廳事有竹箒亦世相授矣族長欲撻有罪者則用之歲時會拜同飲咸在至今免役不知十九世而下今又幾世

貽謀錄

陸象山家金谿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逐年選差子弟分任家事或主田疇或主租

稅或主出納或主厨爨或主賓客公堂之田僅足給一歲之食家人計口打飯自辦蔬肉不合殖私房婢僕各自供給許以米附炊每清曉附炊之米交至掌厨爨者置曆交收飯熟按曆給散賓至則掌賓者先見之然後白家長出見欸以五酌但隨堂飯食夜則卮酒杯羹雖欠畱不厭每晨興家長率眾子弟致恭於祖禰祠堂聚揖於廳婦女道萬福於堂暮安置亦如之子弟有過家長會眾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告於官屏之遠方晨揖擊鼓三疊子弟一人唱云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饑寒莫到饑寒方



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聽聽衣僉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定定定。鶴林玉露

鄭濂浦江人自其七世祖琦教子孫率訓唯謹世其居不別籍人因號其里第曰義門太守旌之賜以扁曰天下第一家至濂傳已十一世太祖卽位聞其名召至京問之曰汝何名天下第一家對曰臣合族共爨已八九世本府知府以爲可以激勵風俗遂起蓋牌坊而賜以扁名然實非臣之所敢當也上曰汝家食有若干人對曰一千有奇上曰以千餘人而同居世所罕有誠天下第一家也遂遣之時馬后於壁後聽之太祖退后謂曰

陛下初以一人舉事致有天下鄭某家致千餘人使其舉事顧不易耶上驚悔卽命中官復召入問曰汝處合族亦有道乎對曰無他但不聽老婆言耳太祖大笑適河南進香梨遂以二枚賜之濂以雙手擎梨於首趨出上命一校尉矚之至家召族人立兩傍向闕叩首謝恩分食之使者還報太祖喜後有人詐其家與權臣通賄上曰鄭門無是也誣之耳。金華志

浦江鄭氏其先世祖綺有純德父照坐死罪綺上疏郡守錢端禮請以身代竟白其誣母張氏病風孿綺抱持若嬰兒三十年不懈常教子孫勿異爨傳至文嗣已六



世同居二百年咸如綺在時元至大四年詔旌其門文  
嗣沒大和司家事益嚴肅有恩凜如公府子弟小有過  
頒白者猶鞭之每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子皆盛衣冠  
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稱觴上壽畢斂容自右趨  
出人稱其家有三代風云大和孝行尤謹執親喪哀甚  
三年不御酒肉治家凡食貨田賦之屬各有所司無敢  
私諸婦惟事女紅不得與家事男女內外極嚴家畜兩  
馬一馬出則一爲之不食人以爲行義所感有家範二  
卷行世人國朝曰淵曰洧曰濂曰湜皆以行誼聞時傳  
十一世矣族蕃產多郡中推爲糧長屢以事入覲 太

祖識之後有人指其家與胡惟庸行販戶部陳員外指  
與郭桓糴倉糧有司逮濂及弟湜至京上曰鄭氏義家  
焉肯與人行財糴官糧顯是誣害追到鈔貫命給還仍  
着人送到家擢湜爲福建布政司叅議因詢所以治家  
長久之道湜具以對上深喜之其家僮施慶居親喪哀  
泣不輟亦三年不視酒肉人稱薰其家德云洪武癸酉  
尚書嚴震直述其家世孝友以聞上命簡其子弟年三  
十以上者二十四人赴京並授之官有曰濟者最有文  
學除左春坊左庶子侍東宮其從子幹拜御史楷蜀府  
教授辛巳夏四月詔旌其門閭漢以宗長詣闕謝恩陛



辭日上御奉天門親書孝義家三大字題其傍曰賜浦  
江鄭漢而識以精一執中之壘縉紳咸爲詩文以頌之

第五十八卷

人品部 十三

畔盜 一

李密

陳敬瑄

朱泚

張邦昌

劉豫

苗劉

胡沙虎

張易之

龐亮

蘇峻

卷五十八目錄終

鳥書

卷五十八目錄

一



劉氏鴻書卷之五十八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人品部 十三

叛盜

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為禍亂欲下詔徵之司徒導曰峻必不奉詔不若且包容之亮曰今縱不順命為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猶七國之於漢也卞壺曰峻擁強兵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為蹉跌宜深思之溫嶠亦累書止亮舉朝以為不可亮皆不聽峻聞之

史以寸  
速震謂  
板治多



遣司馬詣亮辭亮不許徵爲大司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上表辭復不許峻遂不應命溫嶠卽欲帥衆下衛三吳亦欲起義兵亮報嶠書曰吾愛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亮復遣使諭峻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峻知祖約亦怨朝廷乃請兵討亮約大喜譙國內史桓宣曰使君欲爲雄霸助國討峻則威名自舉今乃與俱反安得久乎約不從宣遂絕之約遣兄子沛渙壻許柳以兵會峻

綱目

唐高祖報李密書曰天生蒸人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

子而誰老夫年餘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唯冀早膺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密得書甚悅示其部下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後密兵敗王伯當保河陽密以輕騎歸之謂伯當曰兵敗矣久苦諸君我今自刎請以謝衆伯當抱密號叫密復曰諸公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媿無功諸君必保富貴伯當贊其計從入關者尚二萬人高祖遣使迎勞相望於道密大喜謂其徒曰吾雖舉事不成而恩結百姓山東連城數百知吾至盡當歸唐比於



竇融勳亦不細豈不以一台司見處乎及至京禮數薄  
執政者又有求索意甚不平尋拜光祿卿封刑國公未  
幾聞其所部將帥皆不附世充高祖復使密領本兵往  
黎陽招其將士時以經略王充王伯當爲左武衛亦令  
副密行至桃林高祖復徵之密懼謀叛伯當止之密不  
從密據桃林縣城驅掠畜產直趨南山乘險而東遣人  
使告張善相令應接時史萬寶留鎮熊州遣盛彥師率  
步騎數千追躡至陸渾縣南七十里彥師伏兵山谷密  
軍半度橫出擊之遂斬密年三十七時徐勣在黎陽爲  
密堅守高祖遣使將密首以招之勣發喪行服備君臣

之禮表請收葬大具威儀三軍皆縞素葬於黎陽山南  
五里故人哭之多有嘔血者

談賓錄

唐西川節度使陳敬瑄怙父兄閹勢蹂賊不辜邛州牙  
官阡能等驅良民反高仁厚以都招討使討之未發前  
一日有鬻麪者自旦至午出入營間執訊之謀也仁厚  
好問之泣曰吾村民阡能囚吾父母妻子而遣仁厚曰  
如此吾何忍殺汝汝歸潛爲我語寨中人高尚書閔汝  
曹皆良人爲賊脅降者遣復業所誅止阡能輩五人耳  
謀曰此百姓心也遣之明日阡能遣將營雙流西爲寨  
五仁厚至圍之遣人釋甲入賊中諭降賊已聞謀言皆



呼譟釋甲降仁厚悉書其背爲歸順字焚五寨而進命降者五十人爲前隊揚旗呼曰五寨將擒矣我等降立得爲良民以背字示之於是所過寨爭出降遣前降者歸業命繼降者呼如前阡能欲率衆戰皆不應明日爭呼譟縛阡能以迎軍出六日而賊平未幾東川節度楊師立暴敬瑄罪發兵攻西川仁厚奉詔討師立遣將壁鹿頭不出諸將欲進攻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圍之夜二鼓賊將掩城北寨副使楊茂言單騎道諸寨皆從走仁厚大開寨設炬火其中自帥士爲兩翼伏道左右而待賊見營門開不敢入引還伏發

擊之奔潰斬獲甚衆仁厚念城北諸將走當死者衆召孔月官以意諭令還詰旦諸將入謁止斬副使茂言以殉諸將股栗仁厚乃召所俘數十人縱遣之賊聞欲反正於是爲帛書射城中曰城克玉石俱焚不忍也請緩十日師不然分兵爲兵番晝夜攻悔無及矣衆賊共斬師立以降

嘉謀錄

唐張易之等將爲亂張柬之陰謀之遂引桓彥範敬暉李湛等爲將委以禁兵神龍元年正月暉等率兵將至玄武門王同皎李湛等先遣往迎皇太子於東宮啓曰張易之兄弟反道亂常將圖不軌先帝以神器之重付



殿下主之無罪幽廢人神憤惋二十三年于茲矣今天  
啓忠勇北門將軍南衙執政尅期以今日誅兇豎復李  
氏社稷伏願陛下暫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兇豎  
悖亂誠合誅夷如聖躬不康何慮有驚動請爲後圖皎  
諷諭久之太子乃就路又恐太子有悔色遂扶上馬至  
玄武門斬關而入誅易之等於迎仙院則天聞變乃起  
見太子曰乃是汝耶小兒旣誅可還東宮桓彥範進曰  
太子安得更歸往者天皇棄羣臣以愛子託陛下今太  
子年長久居東宮將相大臣思太宗高宗之德誅兇豎  
立太子兵不血刃而清內難則天意人事歸乎李氏久

矣今聖躬萬康神器無主陛下宜復於明辟以順億兆  
神祇之心臣等謹奉天意不敢不請陛下傳立愛子萬  
代不絕天下幸甚矣則天乃臥不語見李湛曰汝是誅  
易之兄弟人耶我養汝輩翻見今日湛不敢對湛義府  
之子也

唐新語

唐李晟收復宮闕朱泚走涇原而兵士纔餘數百人昏  
忽迷路不辨南北因問路於田父田父對曰豈非朱太  
尉耶僞宰相源休止之曰漢皇帝田父曰天不長兇地  
不生惡蛇不爲龍鼠不爲虎天網恢恢去將何適泚怒  
將殺之忽亡其所在及去涇州百餘里泚忽馬上叩頭



稱乞命而手足紛紜若有拒捍因之墜馬良久復蘇左  
右扶上馬問其故泚曰見段司農劉海賓杖戈執戟與  
朕相敵不堪其苦也時將士聞者益懷異意翊日達涇  
州僞節度使田希鑿閉門不納遂至寧州彭原縣爲心  
腹衛士韓旻薛綸朱維孝等逼而墜穽將殺之泚謂旻  
曰汝等朕所鍾愛今將敗績可忍共殺耶旻曰誠爲陛  
下腹心失則不可共爲塗炭今借陛下之首以取富貴  
也言未終泚首已斷泚始亂長安源休姚令言等廣陳  
圖讖以堅泚意及爲僞宰相日益自負休乃收圖書貯  
倉廩作蕭何事業或聞王師不利而喜色出面謂令言

曰天下將定吾等之功豈後於蕭何矣令言曰漢皇未  
弱於劉季休退語僞黃門侍郎蔣諫曰若度其才卽吾  
爲蕭姚爲曹耳識者聞之謂休不奈官職喬琳雖受僞  
官而性好諧戲因語舊僚曰源公真所謂火迫鄼侯耳

杜陽雜編

欽宗靖康二年金人令翰林承旨吳玠吏部尚書莫儔  
入城令推立異姓堪爲人主者吳玠莫儔復召百官議  
衆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所出王時雍問於玠儔二  
人微言虜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以爲然適宋齊愈至自  
金營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



之時雍乃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  
金人執叔夜置軍中太常寺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  
門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不書名唐恪書名仰藥而  
死是日王時雍復集百官詣秘書省至卽閉省門以兵  
環之俾范瓊喻衆以立邦昌意衆唯之御史馬伸獨奮  
曰吾曹職爲諍臣豈容坐視乃與御史吳給約中丞秦  
檜共爲議狀願復嗣君以安是方且論邦昌當上皇時  
蠹國亂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乃遣張邦昌  
入城居尚書省令百官班迎隨奉冊寶至立邦昌爲帝  
國號大楚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卽位遂升文德殿設位

御牀西受賀遣閣門傳令勿拜王時雍率百官遽拜邦  
昌但東面拱立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皆慘怛邦昌  
亦變色惟王時雍吳玠莫儔范瓊等欣然以爲有佐命  
功邦昌以王時雍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吳玠權同知  
樞密院事莫儔權僉書院事呂好問權領門下省徐秉  
哲權領中書省邦昌見百官稱子手詔曰手書雖不改  
元而百官文移必去年號惟呂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  
二年百官猶未以帝禮事邦昌惟王時雍每言事稱臣  
啓陛下又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以見金使好問固爭  
之乃止時雍復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



誰赦耶乃止赦城中而選郎官爲四方密諭使及金人將還邦昌詣營祖之服赭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時雍秉哲拜儔皆從士庶觀者無不感愴都人目時雍爲膏國牙郎上皇在軍中聞邦昌僭位嘆曰邦昌若以節死則社稷增重今既尸君之位則吾事決矣因泣下霑襟時好問謂邦昌曰相公欲真立耶抑姑塞虜意而徐爲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旣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爲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無令衛士夾

陛虜所遺袍帶非戎人在勿服下文書不得稱聖旨爲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伸具書言於邦昌曰伏見逆胡犯順且逼立相公以定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信虜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卽就死城中之人不卽生變亦以相公能定趙孤也今虜退多日無君之子亦已知所在相公尚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以爲外挾彊虜之威使人遊說康王且令南遁然後爲久假不歸之計一旦喧闐孤負初心望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取太后命而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動王之

馬伸言好  
有功於  
日渡初



師以示無間一應內外赦書施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  
拘取俟立趙氏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爲福  
不然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以爲叛臣也自邦昌  
僭立凡言事者皆用君臣之禮至伸始貽書稱太宰相  
公書入邦昌氣沮

宋紀

金主復用胡沙虎使將兵屯燕城北徒單鎰切諫不聽  
胡沙虎與其黨完顏醜奴蒲察六斤烏古論奪刺等謀  
作亂金主以蒙古兵在居庸關而胡沙虎日務馳獵不  
恤軍事遣使責之使者至胡沙虎怒遂妄稱知大興府  
徒單南平謀反奉詔入討分其軍爲三由章義門入自

將一軍由通玄門入恐城中兵出拒先遣一騎馳抵東  
華門大呼曰鞬鞞至此關已絕戰矣旣又遣一騎往亦  
如之乃使其黨徒單金壽召徒單南平南平不知行至  
廣陽門胡沙虎遇之於馬上手刃殺之完顏石吉乃聞  
亂召兵五百迎戰不勝皆殺之胡沙虎至東華門護衛  
斜烈乞兒等納之胡沙虎入宮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  
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召聲妓與親黨會飲  
明日以兵逼金主出居衛邸遣武衛兵二百錮守之胡  
沙虎欲除拜其黨令黃門入宮收璽尚宮左大夫鄭氏  
掌寶璽拒之曰璽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將何爲黃



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且不保况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氏厲聲罵曰若輩宮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難不以死報反爲逆豎奪璽耶我死可必璽必不與遂瞑目不語黃門乃還胡沙虎復遣人奪取宣命之寶除拜其黨數十人丞相徒單鎰時以墜馬傷足在告閭難作命駕將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皆以軍士守之不可入矣少頃軍士索人於閭巷鎰乃還第胡沙虎欲僭位猶豫不決以鎰人望乃詣訪之鎰從容謂曰昇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衆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也胡沙虎默然乃遣宦者李思中弑金主於邸時完顏綱將兵十萬

行省事于縉山胡沙虎誘而殺之因盡撤沿邊諸軍赴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遣徒單銘等迎昇王珣于彰德九月至燕卽位立子守忠爲太子追廢永濟爲東海郡侯後追復衛王諡曰紹蒙古兵至懷來金元帥又監軍朮虎高琪拒之敗績僵尸四十餘里蒙古乘勝至古北口金兵保居庸不能入蒙古主乃畱可忒薄察等頓兵拒守而自以衆趨紫荆關敗金兵于五回嶺拔涿易二州分命遮別將兵反自南口攻居庸關破之出北口與可忒薄察軍合旣而又選諸部精兵五千騎人怯台哈台二將圍守中都方蒙古兵至皂河欲渡高橋



胡沙虎病足乘車督戰蒙古兵大敗翊日再戰胡沙虎  
創甚不能出斯高琪以糺軍五千拒之高琪失期不至  
胡沙虎欲斬之金主以其有功諭令免死胡沙虎乃益  
其兵令出戰戒之曰勝則贖罪不勝斬汝高琪出戰自  
夕至曉北風大作吹石揚沙不能舉目金兵大潰高琪  
自度必爲胡沙虎所殺乃以糺軍入中都圍胡沙虎之  
第胡沙虎聞難作登後垣欲走衣絰墜而傷股軍士就  
斬之高琪取其首詣闕請罪金主赦之因詔暴胡沙虎  
之罪奪其官爵以高琪爲左副元帥一行將士論功行  
賞是時蒙古木華黎統兵侵金所向殘破永清人史秉

直聚謀曰方今國家喪亂吾家百口何以自保旣而知  
降者皆得免乃率里中數千人詣涿州軍門降木華黎  
欲用秉直秉直辭乃以其子天倪爲萬戶領降人家屬

屯霸州

元史

劉豫景州人張慤薦知濟南金人陷東平府又攻濟南  
府劉豫遣子麟出戰敵縱兵圍之數重郡倅張東益兵  
來援却之撻懶遣人啖豫以利豫遂殺濟南驍將關勝  
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縋城歸于撻懶建炎三年金  
人陷京東諸郡以劉豫知東平府金界舊河以南俾豫  
統之又以豫子麟知濟南府口四年立豫爲齊帝初金



主聞帝如東南遣粘沒喝南伐諭之曰俟宋平當援立  
藩輔如張邦昌者及兀朮北還衆議折可求劉豫皆可  
立豫以重寶賂撻懶請立已撻懶許之乃言于粘沒喝  
未之許高慶裔說之曰吾家舉兵只欲取兩河故汴京  
既得則立張邦昌今河南州郡官制不易者豈非欲循  
邦昌故事耶元帥曷不早建議而使恩歸他人也粘沒  
喝從之乃遣使卽豫所部咨軍民所宜立者衆未及對  
豫鄉人張浹請立豫議遂定撻懶以聞於是金乃遣慶  
裔及知制誥韓昉備璽綬寶冊立豫爲大齊皇帝世修  
子禮奉金正朔置丞相以下官豫卽位都大名府以張

孝純爲丞相李孝揚爲左丞張東爲右丞鄭億年爲工  
部侍郎李儔爲監察御史王瓊爲汴京畱守子麟爲提  
領諸路兵馬兼知濟南府弟益爲北京畱守冊其母翟  
氏爲皇太后妾錢氏爲皇后改明年爲阜昌元年朝廷  
聞之凡僞仕於豫而其家屬之在東南者悉厚加撫卹  
博州判官劉長孺以書勸豫反正豫囚之

宋史

建炎間詔王淵免進呈書押扈從統制苗傅自負世將  
以王淵驟得君遷顯職心忿不平劉正彥以招降劇盜  
功大賞薄懷怨二人因相結時內侍康履藍珪恃恩用  
事履尤妄作威福凌忽諸將諸將嫉之會內侍臨浙觀



潮供帳遮道傅等怒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耶中大夫王世脩亦嫉內侍恣橫言於正彥正彥曰會當共除之及王淵入樞府傅等疑其由內侍以進遂與世脩謀先斬淵然後殺宦者議既定明日擁兵至行宮門外梟淵首于行闕分捕內侍百餘皆殺之履馳入宮白帝帝大驚朱勝非急趨樓上詰傅等擅殺之故中軍統制吳湛排門引傅黨入內奏曰傅等不負國家正爲天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請帝御樓撫諭之日將午帝登樓苗傅等望見黃蓋猶山呼而拜帝憑欄呼傅等問故傅厲聲對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

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者得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不戰首先渡江西棄康履乃除樞臣自陛下卽位以來功多賞薄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曾擇誅之以謝三軍帝猶未許逾時傅兵不退帝不得已命湛執履與之傅卽於樓下腰斬履齧其肉梟首與淵首相望帝遂以傅爲都統制正彥副都統制諭傅等歸營傅等進曰陛下不當卽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未知何以處之帝命朱勝非縋樓下委曲諭之傅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人使金議和帝許之卽下詔請隆祐太后垂簾傅等聞詔



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况道君皇帝已有故事勝非還白帝帝曰朕當退避但須太后手詔也乃遣顏岐入內請太后御樓太后至帝立楹側從官請帝坐帝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因乘肩輿下樓出門見傅等諭之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况皇帝初無失德止爲黃潛善汪伯彥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之傅等對曰臣等必欲太后爲天下主奉皇子爲帝后曰今強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傅等不從后顧勝非曰

今日政須大臣果決相公可無一言勝非還白帝曰傅等腹心有王鈞甫者適語臣云一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爲後圖之緒帝卽坐上作詔禪位于皇子請太后同聽政韓世忠言苗傅劉正彥擁精兵距甌閩甚邇儻成巢穴卒未可滅帝詔世忠與劉光世追討之世忠自衢信進至浦城之魚梁驛與賊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彥及傅弟翊王德亦執苗瑀斬馬柔吉傅亾入建陽縣人詹剽執之獻于世忠悉械送行在伏誅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宋紀



第五十九卷

人品部 十四

畔盜 二

藍玉

宮變

龐勛

寧藩

仇鸞

劉六劉七

流賊

馮針兒生

徐海

卷五十九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五十九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人品 十四

太史湯賓尹 刪正

畔盜

藍都督玉始以常開平妻弟從征累功至大將所向多克捷素狠愎不學恃功暴橫莊奴假子數千嘗奪民田民訴之御史玉執御史箠而逐之征北還私載無筭北度喜峰關吏以夜不即納玉毀關入上聞之怒會有言其私元主妃上詰責之玉不為意每侍上坐飲宴容止傲悖總兵在外專黜陟刑罰至違詔出師屬征西歸意



望進爵時已封涼國公上命爲太傅玉攘袂曰我當爲  
太師何太傅也及奏事上不從玉退曰上疑我矣遂謀  
反密召故部曲令收集士卒家奴伏甲爲變將發爲錦  
衣衛士蔣瓛上告捕訊伏誅連坐者鶴慶侯張翼普定  
侯陳垣景川侯曹震舳艫侯朱壽東莞伯何榮都督黃  
路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洪武二十六年二月乙  
酉也

九朝野記

世廟壬寅宮變始於宮婢楊金英等蓋欲斃上於熟寢  
初以繩束喉而誤爲死結喉氣通得不絕有張金蓮者  
知事不就走告皇后后往救獲甦尋命太監張佐高忠

捕訊之得金英同謀者楊玉香邢翠蓮姚淑翠楊翠英  
關梅秀劉妙蓮陳菊花王秀蘭八人親行弒逆主謀者  
則寧嬪王氏也是時端妃曹氏有殊色爲上所鍾愛實  
不與謀而蘭及之以有授意者人以爲寃張金蓮事露  
方告更有徐秋花鄧金香張春景黃玉蓮數人在內詔  
不分首從悉磔之於市按古者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  
朝市時變起倉卒刑亦促成于中官之手故法司不得  
而爭之也

世廟識餘錄

徐州戍卒龐勛作亂以父舉直爲大司馬或曰將軍方  
耀兵威不可以父子之親失上下之節乃令舉直趨拜



於庭助據案而受之

寧藩舊在大寧今朶顏地也成祖靖難取大寧遷居北平後又徙封江西自宸濠襲封寧王頗不靖正德初見權倖用事多方賄結陰懷不軌吳十三凌十一皆江西太監劫財江湖宸濠匿之有司不敢捕江西副使胡世寧稍上其事竄遼陽時寵優臧賢錦衣錢寧及諸內侍無不宸濠黨者大臣則厚結兵部尚書陸完使者絡繹京師動賫數千金爲朝臣餽遺內庭消息風火密報大學士楊廷和始亦庇之後覺稍自異時上無子朝議建儲宸濠願遣其子詣太廟司香火議不可事雖不遂而

宸濠已日夜兢兢矣比在天順間以事奪其護衛劉瑾用事賂得復瑾誅復奪之至是陸完欲爲奏復大學士費宏執不許乃乘廷試間覆宸濠疏密約楊廷和下制許之臺諫論劾不報上又以羣小譖勒令費宏致仕陸完遂進吏部宸濠惡江西巡撫孫燧謀易之書與完云湯沐梁宸俱可王守仁亦可慎勿用吳廷舉時天下皆知宸濠必反以言者輒得奇禍噤不敢言孫燧時列其事不得達至是燧又疏上會江彬錢寧有隙太監張忠附彬欲發宸濠事以傾寧而宸濠反形已具上始疑之仍奪其護衛時正德十四年夏五月也宸濠聞故知上



有意督過遂決計反以六月十三日誕辰宴江西諸守臣是日得京師報大驚宴罷與承奉劉吉等謀曰事急矣旦日諸守臣當入謝卽劫之舉事乃夜集賊首吳十三凌十一等飭兵器以候詰旦諸守臣謁畢宸濠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入監國汝等知之乎都御史孫燧曰請宣示密旨宸濠曰不必多言我今往南京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宸濠大怒衆駭愕相顧失色副使許逵抗辯繼乃大罵宸濠訊之逵曰吾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乎宸濠叱令縛燧及逵斬之遂執御史王金主事馬思聰金山及三司

太監等官下獄遣使召致仕都御史李士實舉人劉養正養正嘗言帝星明江漢間故屬意宸濠至是與士實偕至共謀持僞檄諭降諸郡縣以李士實劉養正爲左右丞相王綸爲兵部尚書提督軍務大元帥十六日遣賊首閔念四吳十三等奪船順流攻南康知府陳霖等遁走進攻九江知府汪穎等亦遁城俱陷主事馬思聰叅議黃宏不食死獄中時江西守臣俱遇害被執惟都御史王守仁以公事聞變吉安馳疏上聞遂集知府伍文定等謀伐討賊并檄報鄰省以兵赴援七月朔宸濠留其黨宜春郡王拱樛同內官萬統等守江西城自帥



舟師出江西趨南京妻子皆從賊衆數萬舟櫛蔽江下  
舊鎮守江西太監畢直移鎮浙江宸濠素通謀真許以  
浙江兵應遂攻安慶府知府張文錦守備都指揮楊銳  
指揮崔文禦之時九江南康皆陷遠近震駭觀望三人  
憑孤城以忠義激士誓衆死守朝廷聞之乃收太監蕭  
敬秦用盧明都督錢寧僂人臧賢尚書陸完等俱下獄  
藉其家時守仁檄諸路兵期十八日至豐城衆議寧王  
攻安慶久不克兵疲以衆夾攻之必敗南昌不攻自服  
守仁曰不然我師與寧王持江上安慶之衆僅能自保  
而南昌兵議其後絕我糧道南康九江合勢乘之腹背

受敵非利也不若先攻南昌彼必解安慶此成擒矣乃  
分其兵爲十三哨遣知縣劉守緒夜從間道襲破二十  
日昧爽下令曰一鼓附城再鼓登三鼓不登誅四鼓不  
登斬其隊將又先期爲榜入諭城中居民令各閉門自  
守勿助亂時守禦皆震愕逃散城門有不閉者守仁乃  
入城撫定之宸濠憤安慶不下方自督兵填壕塹聞攻  
南昌大恐李士實等勸宸濠勿還兵徑攻南京不從解  
安慶圍移兵還援江西二十二日諜報至或謂寧王兵  
威衆盛不若堅壁自守以待四方之援守仁等曰不可  
寧王兵力雖強今進取不能巢穴又覆沮喪退歸我以



銳卒乘勝擊之將不戰自潰也復得謀報宸濠先鋒已至樵舍守仁乃遣諸將帥兵擊之令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文定後邢珣帥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分擊之諸將各受命出遇黃家渡賊兵鼓譟乘風進薄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佯北致之邢珣兵從後急擊橫貫其中文定恩還兵徐璉戴德孺兵合勢夾攻賊不知所爲遂大潰賊氣大沮退保八字腦是夜宸濠泊黃石磯宸濠惡其音爲王失機殺對者賊衆見兵敗亦稍稍散去是日守仁謂九江南康不復則道終梗且湖廣援兵不能達乃別遣知府陳槐帥兵四百合知府林

瑊之兵攻九江知府曾璵帥兵四百合知府周朝佐之兵攻南康宸濠大賞將士當先者千金被傷者百金使人盡發九江南康兵至二十五併力挑戰官兵敗死者數百人伍文定乃急令斬先却者以徇身立銃砲間火焚其鬚髮不移足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擊其右余恩分兵四伏期火發兵各官兵四集奮擊之火及宸濠副舟賊衆遂大潰宸濠與諸妃嬪泣別妃嬪皆赴水死將士執宸濠及其世子郡王儀賓并僞丞相元帥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吳十三凌十一等又獲被執脅從御史主事三司太監等官王金金山王宏等擒



斬賊衆三千餘級。溺水死者數萬餘。賊百艘俱逃。潰四出。諸將分道追擊破之。守仁所遣陳槐、曾璵兵亦攻復九江南康二郡。將士執宸濠等凱旋入江西。軍民聚觀歡呼動天地。先是宸濠反。守仁馳疏請師。會上欲南幸。親征。及守仁械繫宸濠等。取道由浙河進。上竟南幸。留南京。檄止守仁。使命旁午於道。守仁至中路。以宸濠付浙江諸守臣。逮繫赴行在。已稱病待命。杭州十二月宸濠等至上。乃與諸近侍戎服飭軍容出城數十里。列俘於前。爲凱旋狀。旣入囚禁之。至十五年十月。迴鑾以檻車囚宸濠等歸。初宸濠謀反。妃婁氏屢泣諫不從。及宸

濠被擒。泣語械送者曰。昔紂用婦人言而亡天下。我以不用婦人言而亡其國。今悔恨何及。十二月至通州。賜宸濠死。燔其屍。餘黨京師磔誅之。仍論功。擢知府伍文定。邢珣。餘各論敘。有差。獨守仁功未敘。至嘉靖初。始起爲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皇明鴻猷紀

仇鸞祖仇鉞。初爲寧夏游擊將軍。襲封咸寧伯。後以討平河北諸寇功。進封侯。鉞卒。鸞嗣爲侯。鸞粗暴。驚悍人。見其敢於當事。遂謂勇略可任。嘉靖初。訐奏都御史曾銑。銑坐極刑。鸞亦罷。二十九年夏六月。虜酋俺答寇大。同偵騎報虜不數十人。總兵官張達出擊之。虜乃大至。



達敗死副總兵林春出援亦敗死於是復起鸞加宮保  
總兵鎮守大同八月虜復擁衆至鸞私遣其黨時義以  
重賄結唵塔令別寇宣府薊州約無犯大同境虜遂東  
去乃寇薊鎮薊鎮無重關所恃朶顏三衛爲藩籬三衛  
舊得大寧地住牧歲入貢頗爲我捍禦近三衛稍離心  
多結迤北虜鸞乃佯奏探知虜東行請提兵駐居庸十  
六日虜縱兵自間道抉邊墻入我兵不能禦遂潰薊鎮  
舊恃三衛捍隔及保定河間宣府兵援皆未至故虜得  
入是夕虜長驅入內地十七日報至京師傳虜焚通州  
矣京師聞報始議守禦檄召諸邊將勤王十八日仇鸞

首以大同兵自居庸至十九日都御史楊守謙以保定  
兵至自是河間宣府大同山西諸將各以兵前後至兵  
凡七鎮約五萬餘人乃命吏部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  
貴總督之以兵部尚書丁汝夔理戎務署中以楊守謙  
爲兵部侍郎提督戎務營近城衛京師卽軍中拜仇鸞  
爲平虜大將軍總督諸路勤王兵分道禦虜時事起倉  
卒諸務未備勤王師聞變卽馳至未賫糗糧越三日軍  
士始得數餅餌鸞軍無紀律頗驕縱往往入村落辮髮  
詐稱虜劫掠被捕獲或自詭爲遼陽軍虜中呼朶顏爲  
遼陽軍言遼陽軍實導我來者京城遂訛言遼陽軍叛



矣時鸞方被寵任以大同兵首先入援置不問汝夔亦  
下令禁勿捕大同兵大同兵益無忌民苦之甚於虜民  
間既訛言遼東軍叛又見汝夔禁勿捕殺掠不知故遂  
謂汝夔山東人於遼陽爲庇鄉曲上聞謂鸞遠出禦虜  
而守謙悞怯不出故及汝夔皆屢詰責時虜犯陵寢殺  
掠至城下遶出西山良鄉以西至保定皆避入城本兵  
及諸將皆觀望不戰且偵候不遠虜衆寡遠近皆不知  
鸞不督諸路進兵仍遣時義時時與虜通許以開馬市  
二十一日虜縱所擄一宦官持嫚書至挾求入貢詔百  
官闕議皆謂不便罷之虜先以輜重北去餘衆猶分掠

京城外欲西奪白羊口出白羊守將扼險禦之不得出  
稍棄牛羊婦女關下擁衆東還至昌平北猝與鸞軍遇  
鸞倉卒未陣虜騎蹂入我兵死傷千餘人乃奪路東循  
潮河川由古北口故道出諸將不敢逼但尾後斬獲遺  
虜數級二十五日京師稍解二十六日汝夔守謙同斬  
于市九月遣戶部侍郎駱顥往撫被虜諸郡縣掩骼埋  
胔招集傷創賑貸之鸞及諸將各罷兵歸鎮前後得虜  
二百餘級鸞自劾追虜無功詔獎諭加太保詔王邦瑞  
大振京營戎務前戶部郎中汪中凱論劾提督成國公  
朱希忠不報至是罷希忠提督以鸞代之置戎政府始



製印章命邦瑞協理爲鸞副鸞恃寵遇所言無不從益  
驕橫始逐虜時脅取諸邊將及戶部賂入以萬計邦瑞  
承制整飭戎務奏設兵部主事二員給事中御史各一  
員主事申燧持法不爲鸞屈逮杖之左遷出鸞上言京  
管置御史主事等官不便皆罷之又上言請大舉北征  
遣使詣諸邊鎮選兵隸京營謂京營將不得調遣各邊  
任邊鎮之責邊臣屢以爲言不報冬十一月鸞帥諸鎮  
兵出宣大聲言擣虜巢歷數月僅近塞夜襲虜斬老弱  
數級復請廣集兵糧以明年大舉北征遣使盡括南都  
及各省貯積仍督歷歲逋賦時鸞恃寵所上疏卽內批

行不下部議王邦瑞屢駁鸞議罷歸鸞又上言請許虜  
入貢乃以明年春于宣大開設馬市虜貢馬一匹償以  
幣若干疋兵部員外楊繼盛極言不可且歷數鸞欺罔  
罪下之獄貶秩邊鄙時蘇佑總督宣大主戰史道開馬  
市宣大主和兵民莫知所從旣虜以羸馬索值甚至朝  
市暮掠并所得羸馬皆掠去將士不敢拒大同三邊垣  
及諸營堡盡毀壞邊防大潰人將危之鸞始恐乃上疏  
罷馬市事是時鸞益跋扈索諸邊將賂亡厭所遣時義  
與虜唵塔義子脫脫結爲兄弟朝士知之無敢言鸞復  
以防秋布遣諸將徵商大節所部兵自隸大節以已列



九卿不當受鸞節制劾鸞逮繫獄自是諸司搖手益無  
敢言三十一年夏鸞大作威福謂將防秋出行邊請以  
兵戶工三部侍郎從三侍郎各簡其屬隸鸞幕府動則  
以軍法爲言于是人心洶洶六月謀報虜復侵薊邊鸞  
出師正病疽發背七月邊急鸞病劇終不敢言易大將  
者八月兵部尚書趙錦曰事迫矣乃上言請暫假大將  
印率師出禦制下詔收之于是錦卽夜至鸞第收鸞印  
綬別舉總兵陳時爲大將佩印行鸞聞印綬去大恚憤  
疽劇遂死時上已心知鸞姦逆未發時義侯榮姚江皆  
冒功授錦衣衛指揮等官知鸞死事必敗遂以是月十

一日出奔居庸關鞏華城諸處欲叛降虜被關吏及邏  
者所獲陸炳以疏聞下詔獄鞫之炳乃盡發鸞前後通  
虜納賄諸亂政狀上大怒令諸司會鞫之下制暴鸞罪  
惡剖棺戮屍梟其首妻子及時義等皆斬藉其家沒貲  
入官諸黨惡皆謫戍邊下詔布告天下虜聞鸞死旋亦  
引去於是制下凡緣鸞得進官秩者皆奪秩論罪趙錦  
亦以初附鸞謫戍云

皇明鴻猷紀

正德初劉瑾用事貪墨風熾連歲水旱瑾併徵積逋急  
百姓嗟怨思亂霸州文安縣民劉六劉七及齊彥名俱  
任俠善騎射初挾弓矢道中劫行旅號河北響馬賊時



中貴谷大用馬永城張忠皆文安人方倖用事劉六等以鄉曲故時往來諸中貴所從其家人入禁內縱觀遂有輕朝廷心亡何行劫事頗洩露都御史寧杲捕之劉六等遂聚衆拒捕其黨有楊虎劉惠邢老虎等皆俠徒相結約爲盜會杲罷去有司擒齊彥名繫安肅獄劉七等率衆劫之去遂反諸窮民響應之有衆數千人屢敗官兵橫不可制流劫山東還入畿內京師戒嚴以右副都御史馬中錫督戎務惠安伯張偉總兵討之賊還攻文安有趙燧者罷棄諸生也勇力任俠以其家屬被賊辱燧不勝忿手刺殺二賊爲劉七所獲遂從賊列爲渠

魁時承平久戎政廢弛京營兵出討賊皆市井惰遊素未當矢石中錫書生欲效龔遂化渤海事招撫之劉六欲降劉七不可曰今政在內臣馬公豈能踐其言潛使人入京探朝廷無招撫意又輦金帛饋諸中貴求救不得遂不聽撫仍大肆劫掠至固城賊戒衆勿焚掠馬都御史家由是中外謗謔謂中錫欲庇其家故縱賊遂逮係中錫及偉下獄論死中錫竟死獄中偉貸死奪爵時賊已數萬人乃分其衆爲二劉六劉七齊彥名等爲一黨推劉六爲主楊虎劉惠趙燧等爲一黨推楊虎爲主劉六等攻破青縣往山東焚劫漕舟若干楊虎等攻破



興濟縣亦攻滄州劫糧運遂略濟南東昌兗州登萊等  
府東平高塘濟寧沂豐等州青城樂陵茌平等縣朝廷  
命太監谷大用總督兵部侍郎陸完提督駐臨清居中  
控御檄宣府游擊許泰郅永大同副總兵張復游擊江  
彬帥邊兵入討之逮巡撫蕭翀邊憲俱下獄令州縣官  
失陷城守者如邊將失機罪論死時劉六楊虎二寇皆  
往來山東聲勢相倚重或合兵攻劫郡縣已復分爲二  
楊虎略得崔氏爲妻亦驍健時頗賊衆劫掠後虎死有  
楊寡婦軍是已時山東郡縣多爲賊所破惟不敢近樂  
陵劉六合崔氏以千騎犯利津樂陵令許達兩擊破之

遼河南人後死宸濠難齊彥名分兵南畧至宿遷高郵  
敗績走死楊虎乘小舟渡河官兵擊之舟覆溺死衆推  
劉惠爲主趙燧副之時劉六劉七等往來山東北直隸  
爲河北害劉惠趙燧寇畧河南勢益猖獗有陳翰者尤  
用事劉惠稱奉天征討大元帥趙燧爲副元帥翰爲元  
帥府長史諸賊首分二十八營以上應列宿於是河南  
賊爲獨盛且具乞恩疏達朝廷以誅姦臣爲言遂攻陷  
裕州上蔡等縣事聞命副都御史彭澤總制延綏寧夏  
兵專討河北賊陸完等專經畧河北七年正月劉惠趙  
燧聞南陽有備去攻唐縣知縣某帥衆禦之晝夜登城



拒戰賊攻城二十八日不克乃引去劉惠趙鏊見賊聚衆乃分遣賊於襄陽樊城棗陽隨州新野等處劫剽二月劉六劉七齊彥名等在山東滕縣爲總兵劉暉等所破殺千餘人敗奔登州海套官兵圍之劉六等潰圍奔古縣鎮官兵又追敗之賊衆大潰止餘數百人仍奔北直隸香河寶坻諸處劉惠趙燧陷泌陽前大學士焦芳走免賊盡發其先世塚墓取芳衣冠被廷柱劍砍之曰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至是都御史彭澤及河南郎陽總兵官等督延綏寧夏兵至并湖廣土兵擊賊屢敗之斬獲賊衆及渡河溺死者五千餘人賊黨沿途逃散至

羅田油河擒獲三百餘人圍困焚死二百餘人又天雨山水驟溢溺死者一千餘人時賊徒陳翰見勢敗赴總兵仇越投降王本等三百餘人奔湖廣略遇叅議白金李源擒斬百餘人餘皆逃散入諸山谷又賊三百餘人由泌陽劫掠往桐栢知縣李聚敗之擒斬數十人奔泌陽知縣劉機敗之此番擒斬畧盡賊屬劉覺勝趙鎬等散入湖廣河南界山中至是俱就擒劉惠至應山縣擊敗之衆潰不知所終趙燧與邢本道等餘賊奔應山東化山下趙燧削髮鬚假僧人真安度牒爲僧邢本道及餘賊四散奔軼趙燧游食至江夏爲軍人趙成所獲劉



六劉七等先自登州古縣鎮之敗復奔北直隸招集餘黨稍衆然不過千人其擄掠脅從者衆仍號數萬官兵與戰則驅所脅良民當之楊一清欲重賞格制許斬賊三級陞一官故官兵率多殺良民冒功賊過兵遇平民亦殺之大同游擊江彬殺冀州民一家二十三人民訴之陸完等恐挫軍士心不爲理故屢報捷斬首級至萬餘陸完谷大用等至十數降勅獎諭犒師費太倉金二百萬而賊猶不滅云閏五月劉六等屢爲邊兵所敗由南直隸走黃州至團風鎮爲湖廣土兵所扼劉六并其子劉伸淮赴水死劉七與齊彥名等奪舟入江奔南通

州欲自通泰趨淮安復還山東爲揚州兵所扼復自通州沂流至九江復下南京賊敗亡餘衆往來江上官兵莫能禦劉七與齊彥名等帥餘賊復州駐狼山大風作舟壞劉七等上山被官兵圍勦劉七中流矢復登舟舟覆溺水死齊彥名等爲亂兵所殺賊衆皆盡趙燧械繫赴京師中道詔磔誅之有詔論平賊功內帑儲積亦耗竭數年後有人見劉七於山西塞下實未死狼山云

明通紀

劉瑾旣誅餘黨逃竄其義子劉六劉七趙風子邢老虎楊寡婦倡亂內地號爲流賊後被獲有陳姓者僞著軍



江書  
十五  
詔祭酒過衛輝時書一詩於驛壁云志氣軒昂今已休  
傷心兩眼淚橫流秦庭有劍誅高馬漢室無人問丙牛  
野鳥空啼千古恨長江不盡百年愁西風動處多寥落  
一任魂飛到故丘又曰碌碌男兒懶做官赤眉混戰黑  
羊山閑來夜月獻金鐙多少英雄破膽寒攻河南時揭  
一榜有能擒伊王者賞及累世敵大軍者罪及三族之  
語至京師皆剝皮西市堯山堂外紀

明宸濠乃婢妾馮針兒生於成化十四年六月十三日  
是夜其祖靖王夢犬咬傷一家明發鴟鳴寢王心疑之  
忽生濠王曰此必妖孽也命滄死之針兒以他女代而

藏之至八月詭言別妾生男卽位後信任羣小烝淫父  
妾賄結朝廷權要擠陷本省官負誣害本宗叔姪羅織  
各王金銀招集四方流賊劫掠官民財產上下敢怒不  
敢言又有術士李自實等每稱八字好當爲天子于是  
心事益橫至正德十五年御史蕭淮輩交章劾之朝差  
三堂往勘濠懼仍定計以衆官謝生日酒借言有旨而  
後發逆時巡撫都御史孫燧請看密旨兵備副使許達  
大爭罵之當爲所殺遂禁三司傳檄列郡收各衙門印  
章僞受文武官職集兵四萬餘號稱十萬十七日命內  
官涂欽率賊人吳十三等稱爲先鋒往攻九江南康一



時皆破遂進攻安慶爲兵備都司楊銳指揮崔文死禦  
不克七月一日濠處分內事已定祭旗同妃自督兵出  
湖并攻安慶卜之湖神不吉縱火而去提督汀贛都御  
史王守仁十五日豐城聞變急回駐節與知府伍文定  
協謀起兵激以忠義檄傳列郡期于七月十四日會兵  
臨江樟樹鎮十九日襲破賊之西山墳廠二十日五更  
七門發兵一鼓而進賊巢遂爲齏粉矣濠聞回舟黃石  
磯恤然自嘆猶以金賞將士二十四日遣承奉劉吉等  
率賊交兵東湖官兵佯敗誘之至八字腦四面合擊二  
十六日妃子輜重同時溺水濠爲知縣王冕所擒僞太

師致仕都御史李自實國師舉人劉養正等以次就縛  
溺水斬戮者不可勝計二十七日追勦餘黨官軍卽旋  
自謀叛至終不過五十餘日生靈死者十萬餘追憶生  
當戊戌非大乎咬傷一家則濠生時殘害石城弋陽各  
府至親叔姪禁錮死後連及親王二三十人非咬傷一  
家者乎至言八字好者乃八字腦爲受死之地黃石磯  
者王失機矣雖濠之惡貫滿盈理自滅族亦豈非大數  
哉

國憲家猷

嘉靖丙辰徐海擁諸倭奴入寇一枝由海門入略維揚  
東控京口一枝由淞江入掠上海一枝由定海關入略



慈谿等縣衆各數千人而海自擁部下萬餘人直逼乍浦而岝岝則破諸舟悉焚之令人人各爲死戰又導故窟柘林者陳東所部數千人與俱併兵攻乍浦城是時總督胡公諱宗憲徽代提督甫八日問幕府麾下募卒僅三千人俱孱弱不可用故總督所徵四川湖廣山東河南諸兵俱罷去所爲緩急者特容美士兵千人及參將宗禮所籍河朔之兵八百人耳南北諸倭酋不下數萬謀者聲言他酋分掠江淮於越諸州郡間以扼援兵而海等當窟乍浦下杭州席卷蘇湖以脇金陵氣恣甚總督胡公方召諸司畫計夜半聞乍浦圍海頗聞新總

督胡公卽故御史所嘗提兵督戰于鶯湖王涇之間者氣稍沮尋罷乍浦圍於是檄河朔兵吳江湖州水兵麾下幕兵及容美士兵衝擊之又馳及之於阜林令善射者且躡且射海且中砲欲馳去會火藥盡參將宗禮裨將霍貫道俱陷賊遂乘勝圍桐鄉胡公曰河朔之兵旣敗我兵皆氣奪莫敢戰東南之事無復可支矣乃密與監督趙公謀曰國家困海上之寇數年於茲矣諸酋奴乘潮出沒將士所不得斥埃而成者人言王直以威信雄海上無他罪狀苟得誘而使之或可陰携其黨也於是遣辨士蔣洲陳可願數輩入海諭直直果感悅願如



約遣其養子毛海峰欵定海關謝過間以諭海海已勾  
島人入劫故不相及而海峰者云云彼固未之聞也公  
策曰吾料直與海勢固唇齒也直既悔悟海不可以義  
說乎不然即可利徂聞桐鄉城小而堅緩之數十日則  
未保戍兵至固可破之矣於是疾走人諭海峰因厚遺  
謀者陰過海所海頗然其計於是亦遣酋自謝約罷圍  
去因以要公稍出中國貨物遺他倭酋而疏釋其罪公  
佯諾酋既德公遺又內怖公之兵威也歸以報於海明  
日復遣他酋來謝公視之如初凡數復海於是始歸心  
於公願爲公死矣然陳東獨鞅鞅未從也且乞他兵以

夾擊東東且盛爲樓櫓撞竿以撞城而桐鄉令金燕者  
疆幹吏也城中一切兵仗火藥諸已繕備提督阮公復  
躬厲矢石狗城上城下酋不敢逼東既無何亦稍稍引  
去而提督阮公出矣方阮公困桐鄉時固日夜望總督  
胡公援兵之至而胡公亦重念東西之安危身之禍福  
與阮公相旦暮情固急業已遣兵備劉公督同留守王  
倫宣撫田九霄勒兵自嘉興入北斗門分守汪公督同  
知縣張冕勒兵自湖州入壁烏鎮叅將丁瑾勒兵自海  
鹽入壁王家店指揮樂墳督同千戶羅天與勒兵自崇  
德入壁石門又令崇德令崔近思收河朔之散卒入城



爲聲援兵環賊而陣然各以徂阜林之敗逡巡惶怖不敢逼而公業遣謀羈說賊亦日夜遲未保戍兵之至以決一戰也當是時朝廷聞東南之寇卽日出尚書趙公督山東河朔諸兵援之趙公日夜引兵而南至揚州則阮公業已出桐鄉圍東渡錢塘狗會稽諸下邑擊他賊胡公亦聞尚書趙公之至且戰且南淮揚毘陵之間無足慮獨海爲巨孽間雖徂而內附中固不可測而上海之賊萬餘人由吳淞江西引方急乃日遣謀者啗海以金帛而說之東出海上擊他賊更遣之擊吳淞江賊且篡奪其艚舟公文伏飛艦海上遮擊之溺且盡於是海

旣德公不敢背又聞吳淞江賊之出爲海兵所遮擊益內怖日輸款於公遂輦故所戴飛魚冠及他堅甲名劍數十種並以輸公而且遣其弟洪入質於公公固佯納之公又謀聞海麾下葉麻爲長酋其爲人頗黠而悍近與爭一女子有微郤於是遣謀諷海縛葉麻以出又數遣謀持簪珥璣翠遺海兩侍女令日夜說海并縛東於是故出葉麻詐書泄於海海讀書益德公日夜謀縛東以報當是時令疾擊之兩人迫而深相結則東南之事其未易圖而尚書趙公至私約公共部署兵擊海遣謀云海連兵以來罪不容死非縛陳東及斬千餘級以獻



恐無以謝朝廷若能則疏釋之不然若且齎粉矣於是海益怖計賂薩摩王弟因夜得東以獻葉麻與陳東相繼縛而諸酋長洶洶內亂矣是時海無鬪心而公與趙公薄責海亦急海因念欲掠舟出海恐爲海上兵所劫欲列壘拒官兵又業已內附不忍背且陳東黨固日夜襲殺之公策曰可乘矣因遣謀私海曰何不聽我艤數十艘海上若且誘之逐海上艘令俘斬千餘級以謝趙公而若因得以自完乎海謹諾因合諸官兵乘勝蹂而前所俘斬甚衆於是海自以數有功於朝廷願與部下諸酋長入款具庭謁胡公與尚書趙公提督阮公及巡

按趙公並許之謀往復期以八月初二日然海猶恐陰設甲士劫之先期一日卒擁酋數百人胄而陣平湖城外自帥酋長百餘人胄而入平湖城中求款四公者計不許恐他變遂許海與諸酋長北嚮面四公按次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海欲再爲款胡公而未之識因顧謀謀目示之海復面胡公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胡公亦下堂手摩海頂謂之曰若苦東南久矣今旣內附朝廷且赦若慎勿再爲孽海復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於是四公厚犒遺之海旣出諸公者固已忿恚海之列款猶胄而入屬疆脇無禮又不及謀期而先日卒至



也其習行黠若此佯令海自擇便地居之海果自擇便地僦沈家庄與居之會兵未集恐海驚禍且肘腋間胡公日遣謀訶海啗海如曩時海又用謀者計以西沈家庄居陳東黨而自擇東沈家庄以居部下酋頃之永保兵至會海輸二百金於公市酒米公復與趙公謀以藥毒其中而歸之又令陳東詐爲書以激其黨適海皇急因令酋竊兩侍女出道上而急則因間道走募府以自托陳東黨邏卒瞰知之卽勒兵過海所遂私相稍而鬪海中稍衆大亂明日官兵四面合墻立而進保靖兵先嘗之稍卻河朔兵乘之又却俄而胡公擐甲厲聲叱衆

保兵左右列大呼而入瞰壘下擊會風烈公麾衆束千餘炬人各持炬縱火焚之海窘甚遂沉河死甫食頃瓊斬盡矣中飲毒黑色者凡數百餘人於是永保兵俘兩侍女而前兩侍女者王姓一名翠翹一名綠姝故歌伎也泣而指海所自沉河處永保兵遂蹈河斬海級以歸

白華樓集

劉氏鴻書卷之五十九

終



洪書

三







